



Jia
MianJu

假面具

经典小说坊

(法) 巴尔扎克等
娄莹莹等 著译

揭下面具，
卸下阴谋诡计，
用真挚的爱情，
抚解创伤过的心灵。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经 / 典 / 小 / 说 / 坊

假 面 具

[法] 巴尔扎克等 著

娄莹莹等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假面具 / (法) 巴尔扎克等著; 娄莹莹等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8
(经典小说坊)
ISBN 978-7-5594-2298-9

I. ①假… II. ①巴… ②娄…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0243 号

书 名 假面具

著 者 (法) 巴尔扎克等

译 者 娄莹莹等

责任编辑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3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298-9

定 价 4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O 侯爵夫人

1

一位教子有方的母亲，忠贞清白的遗孀——O 侯爵夫人，在意大利北部重镇 M 城的报纸上发布了如下一则告示：夫人莫名其妙地发觉自己怀上了身孕，她希望这位孩子的父亲能公布身份并与她相见；此外，考虑到要维护家族声誉，夫人已下定决心与此人结为连理。这位在身形不断变化的紧迫情形下，不顾社会舆论作出此等鲁莽且怪异举动的夫人，正是 M 城驻防指挥官 G 上校的爱媛。

挑选未婚妻

37

秋分的夜晚，内阁秘书图斯曼从咖啡馆里出来，朝他在施潘道大街的家走去。他习惯了每天傍晚花上一两个钟头泡在咖啡馆里。这位内阁秘书做任何事情都准时而精确，每当十一点的指针爬上圣母教堂和尼古拉教堂的钟楼的时候，他已经回到家里开始脱他的外套和靴子，把他的脚套进他宽大的拖鞋中去，而当钟敲响最后一声时，他已经拉起他的睡帽将耳朵罩起来了。对此，他早已习以为常。

假面具下的爱情

107

莱昂·德·普雷瓦尔，年轻的骑兵队军官，步入了歌剧院舞厅的狂欢会。在那里，他漫无目的地徘徊了一个多小时，周围来来往往全是喧嚣着的人们，却找不到一个认识的人。渐渐地，他对擦肩而过的女人时不时地抛来的搭讪也熟视无睹了。到了最后，他不堪忍受令人窒息的灰尘、闷热，所有这些身着黑色礼服的幽灵发出的无休止的嗡鸣让他头晕目眩。他烦躁地扪心自问这是否就是真正的快乐，随后转身向门口走去。

魔沼

163

在这套画册，或者在那本伟大的书中，死神在每一页都起着作用，是连接媒介和主导思想。赫尔贝因再现了君主、教皇、情人、赌徒、酒鬼、修女、妓女、盗贼、贫民、士兵、僧侣、犹太人、旅行者，他那个时代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而死神这个幽灵，他无处不在，嘲笑、威胁人类并总是获胜。只有一幅画中没有他。这幅画中，可怜的拉撒路躺在富人门前的粪堆上，宣称他不畏惧死神。大概因为他没什么可失去的，他的生命早已死了。

神魂颠倒的牧师

265

这个年轻人本身是很有趣的，那些和他打过交道的人也都满足于不去过问他能力如何这个更严肃的问题了。据说他一生的这个时期，眼睛充满了柔情，可是却没有一丝轻浮；他的头发卷曲，身材修长；总之，他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青年。那些听他讲道的妇女只要一见到他，听到他说话，马上就说：“为什么在他来之前我们不知道他，不然我们就会给他一个更热烈的欢迎了。”

O 侯爵夫人

[德] 克莱斯特 著

董英飞 译

一位教子有方的母亲，忠贞清白的遗孀——O 侯爵夫人，在意大利北部重镇 M 城的报纸上发布了如下一则告示：夫人莫名其妙地发觉自己怀上了身孕，她希望这位孩子的父亲能公布身份并与她相见；此外，考虑到要维护家族声誉，夫人已下定决心与此人结为连理。这位在身形不断变化的紧迫情形下，不顾社会舆论作出此等鲁莽且怪异举动的夫人，正是 M 城驻防指挥官 G 上校的爱媛。

大约在三年前，夫人的知心爱人——O 侯爵先生，殁身于前往巴黎处理家事的途中。丈夫辞世不久，在她母亲的劝导下，侯爵夫人带着一双儿女离开了久居的 V 地农庄，搬回父亲的上校官邸。在父亲家里的这些年，侯爵夫人杜门不出，所有时间都用于照顾双亲、教育子女，空闲时则观书作画。直到突如其来的战争打破了这种平静，几乎欧洲所有列强的军队，连同俄军，倏然之间向 M 城涌来。

G 上校奉命坚守 M 城，他让妻女先去女儿在 V 地的农庄，或者投奔儿子的住处避难。然而，就在这两位女士权衡利弊，盘算是继续躲在危机四伏的 M 市还是撤回毫无凭靠的农庄之际，俄国军队已经包围了 M 城，并勒令守军缴枪投降。上校告诉家人，对于敌人的要求他将置若罔闻，他要用枪炮代为回答。敌人则还以猛烈炮击，并放火燃着了军火库，攻下了一个外围工事，再次向驻防指挥官 G 上校发出投降通牒。正当上校举棋未定之际，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夜袭彻底攻下了驻防工事。

正当俄军在火炮的掩护下，向 M 城深处逼近的同时，上校官邸的左半壁被大火燃着，女眷们纷纷被迫逃离。侯爵夫人带着她的两个孩子顺着楼梯向下飞奔，她的母亲一面紧跟其后，一面喊着要躲进地下室。就在这当口，一枚榴弹在屋里炸开，一切瞬间陷入混乱……

侯爵夫人再次回过神时，发现自己已经带着孩子跑进驻防区的外围，这里枪林弹雨，射出的子弹曳着光，照亮了半边夜空。她大惊失色，不得不退回着火的房子。她正要穿过后门逃走时，不幸与一帮敌军的狙击手撞个正着。这帮匪兵一见侯爵夫人顿时两眼发直，他们把枪背在肩上，猥亵地把夫人架走。夫人徒然地尖叫着呼救，可女佣们躲在大门外颤抖着都不敢上前阻止，匪兵们厮打起来，夫人可怜地在他们中间被推来搡去。之后，匪兵们又把她拖到后院，肆无忌惮地轻薄她。侯爵夫人正要撞墙寻死之际，她的尖叫声被一名俄军军官听见，他循声找来，怒火中烧地用军刀驱赶走了这群欲火焚身的畜生。对于侯爵夫人来说，这位俄军军官不啻降临人间的天使。其中一个禽兽仍不肯撒手，抱着夫人的纤腰，军官手起刀落在他脸上划开了一个口子，顿时鲜血如注，那个野蛮的禽兽捂着脸逃开了。军官随后立即上前扶起侯爵夫人，用礼貌的法语致以问候，并将她扶到官邸尚未被火光吞噬的另一侧坐下。甫一坐下，夫人便全身瘫软，昏死过去。用人们立刻拥了过来，这位俄军军官吩咐她们去找来医生，并且断言夫人不久就能醒来，然后便又戴上帽子重新投入战斗。

上校官邸很快就被敌军彻底攻占了。G上校之所以迟迟不肯归降，是因为担心俄军不肯轻饶他。当上校带领残军向宅院大门退守时，那位俄军军官正好从里面满面通红地出来，并且再次提出投降的要求。上校回复道，他正等着对方开口，说着他卸下军刀交给这位俄军军官，并请求获得许可，以进入官邸寻找他的家眷。

从那位俄军军官在这场战斗中所承担的要责来看，他应该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者。他答应了投降者的请求，并派一名随扈官陪同上校前往。而他自己则带领一部，清剿仍在顽抗的守城士兵，并迅速占领了M城的各大据点。随后，他又马不停蹄地折回军火库，

下令扑灭已然蔓延的火势。士兵们对灭火的命令执行得并不得力，于是他索性亲自披挂上阵，拿着胶皮管在燃着的屋顶上来回奔忙，并指挥水管集中喷射。片刻之余，在火势渐弱之际，他又冲进军火库，抢救尚未受损的火药和炸药。斯拉夫民族令人不寒而栗的血性与勇武在他身上展露无遗。

与此同时，G上校已走回府中并且惊慌失措地听闻了女儿骇人的遭遇。而我们的侯爵夫人呢，她正如那位俄军军官所断言的一般，在没有经过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已经彻底苏醒过来，但为了顺从家人，免得他们过分担心，她只好继续卧床休息。看到家人安然无恙，侯爵夫人不胜欣喜，她告诉父亲，自己别无他求，唯愿得到父亲的准许，起来向救命恩人亲自道谢。她已得知那位恩公是某兵团的中校，名叫F，是一位获得过一枚勋章和多枚奖章的伯爵。侯爵夫人请父亲去求一求她的恩公，别不打个照面就离开。G上校很赞成女儿的这种报恩之情，他立刻折返，找到F伯爵。这位F伯爵正为军务忙得不可开交。上校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只得站在城墙上向他转达了爱女的谢意。F伯爵回道，只稍稍待片刻，他即能从繁忙之中脱身，并亲临上校宅邸，向其爱媛致以问候。他刚想继续了解侯爵夫人的贵恙如何，几名士官即上前要向他汇报军机，于是F伯爵只好重新埋首于军务的劳顿。

翌日，俄军司令亲临M城巡视，他向要塞指挥官G上校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为守军的勇气未蒙幸运女神垂青而感到遗憾，并许给G上校自由行动的权利。上校感激涕零地说道，在过去的一天里，他在很多方面要感谢俄军司令，同时特别要感谢年轻的兵团中校F伯爵。司令先是疑惑不解，当他获悉了上校爱女的遭遇后，顿时义愤填膺。他怒不可遏地直呼F伯爵的名讳，让其出列。司令首先对F伯爵的英勇事迹进行了一番简短的褒扬（这一番表扬令F伯

爵满面羞红),随后他勒令要将这场暴行的罪犯缉拿归案,并将这帮玷污沙皇威名的罪魁祸首处以极刑。F伯爵支支吾吾地向司令禀道,他无法说出这帮人的姓名,因为在当时院子里灯光昏暗,他没能看清这帮罪犯的脸。司令此前已得知事发当时院内正着火,因而听到F伯爵的此番解释心生疑惑。他继续问道,众所周知,即便在黑夜我们也能通过说话的声音去识人呀,F伯爵你难道不能通过声音辨别这些人吗?伯爵对此不置可否,只是尴尬地耸了耸肩。于是司令也无计可施,只好命F伯爵严肃彻查此事。

就在此刻,一名士官上前禀报道,那个被F伯爵刺伤脸颊的罪犯已被找到,受伤后他摔倒在过道,如今已被G上校的家仆缚住并投入牢房。司令随即安排一名随扈把犯人押来,对其进行了简短的讯问,此人供出同犯五人,司令下令统统枪毙。此事处理完毕后,司令传令部队撤出要塞,仅留下一小股队伍留守。军令如山倒,军官们火速回到各自的所部准备出发。穿过熙来攘往的人流,F伯爵走到G上校跟前,他十分遗憾地说,俄军将在一个小时内撤离M城,因而他无法前往拜访,对侯爵夫人的敬意只能由G上校代为转达。

俄军撤离后,侯爵夫人一家开始筹划以后该用什么方式来向这位救命恩人表达感激之情。因而,在他们听说俄军开拔当天,F伯爵便在遭遇战中殒命沙场的消息后,一家人的惊骇之情难以言表。把这个消息带到M城的信使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看到一颗致命的子弹射穿F伯爵的胸膛,此后,伯爵被送往P城医治。据可靠消息,F伯爵刚到P城正要被抬下担架时就咽了气。

G上校亲自去邮局打探详情,可也仅仅获得了F伯爵在战场上的一些细节。F伯爵被击中后,他倒在地上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尤丽叶塔,这颗子弹替你报仇了!”侯爵夫人为错过拜倒恩人

膝下答谢救命之恩的机会而悲痛和内疚，伯爵也许只是出于谦逊而不肯登门叨扰，她理应主动前去拜访；侯爵夫人同时也为那位与她同名的不幸女子遗憾，F伯爵在临死之前都对她念念不忘啊！侯爵夫人多方打探这位女子的消息，以便把伯爵遇难的消息告诉她。数月光阴弹指即逝，夫人依然未能从对F伯爵的追忆中缓过神来。

如今，G上校一家不得不搬出要塞，因为俄军军官要接管此地了。他们起先打算搬往上校的乡间庄园，对此侯爵夫人很是欣慰；但由于上校本人不喜田居，这一大家子于是在市区找了间房子，又购置了一些家具，准备长居于此。此后他们彻底回归了战前的平静生活，侯爵夫人开始继续孩子们中断数月的家庭教育，并重新找出画架和书籍来填充闲暇时光。但此前身体健康的她，现在却屡感不适，有时这种不适甚至让她一连数周不能参加社交活动。侯爵夫人频频感到恶心、眼花、头重脚轻，她自己也不知病根所在。

一天早上，侯爵夫人一家坐在一起用茶，趁着父亲出去解手的当儿，夫人对她的母亲说：“如果哪个女人告诉我，她有过我刚才拿起茶杯那一刻的感觉，我会觉得她一定是怀孕了。”上校夫人不明白女儿的意思，于是侯爵夫人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并说自己近来的感觉跟数年前怀有二女儿时的感觉如出一辙。母亲忍俊不禁道，如果真那样的话，一定是某位天神所为，才能让她的爱女有感而孕。侯爵夫人也附和地自嘲道，那一定是梦神墨菲斯，或者至少是梦神的随从所为。这一番对话随着上校的回来而中断，几天后侯爵夫人的身体已渐无大恙，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

不久后的一天，G上校的林务官儿子恰巧也回到家中。他刚一到家，仆人就来传话，说有一位自称是F伯爵的人来访。“F伯爵！”上校和女儿异口同声地惊呼道，他们讶异得说不出话来。来报的仆人确定自己没有看错或听错，那位伯爵此时正在门厅等候。

上校一跃而起，正要亲自前去迎接，伯爵已一脚迈进屋中。他的脸色有一点苍白，但仍然神采奕奕像个年轻的神祇。在 G 上校一家人刚见面的惊骇结束后，F 伯爵一边为二老误以为他已死去而遗憾，一边转过脸来神情激动地望向他们的女儿，开口第一句话便是询问她的身体状况。侯爵夫人告诉他，自己现在非常健康，只是很想知道 F 伯爵是如何起死回生的。然而，F 伯爵没有回答侯爵夫人的问题，而是把话题又回到夫人的身体状况上，他说侯爵夫人或许没有告诉他实情，因为从夫人的气色来看，她显出一种独特的虚弱。要么是他看错了，要么是夫人身体真的出了状况。

侯爵夫人被伯爵诚挚的关心打动，她回答道，正如 F 伯爵所言，几周前她确实有段时间感到身体不适，不过她没有理由为此担心，因为如今自己已经康复，应该没有大碍了。F 伯爵闻言欣喜异常，大声说道：“我也一切无恙！”然后他问伯爵夫人是否愿意委身于他。

侯爵夫人顿时愕然，尴尬地不知该说些什么，她满面绯红地望向母亲，她的母亲尴尬地望向丈夫和儿子。F 伯爵靠近夫人，一面握住她的手，像要亲吻一样，一面又问她是否明白自己的意思。

G 上校问伯爵要不要坐下来，同时既礼貌又庄重地搬来一张椅子。上校夫人开腔道：“伯爵先生，恕我直言，我们一直认为你是鬼魂，除非你能向我们解释你是怎么在 P 城死而复生，从墓穴里走出来的。”F 伯爵放开侯爵夫人的手，坐下说道，由于时间紧迫他只得长话短说：他胸口中弹后被送往 P 城，在那里治疗了数月，其间每当绝望时他总是想到侯爵夫人，脑海中的夫人形象与伤口的剧痛混杂在一起，那种难以言传的感觉，使他悲喜交集。伤愈后，他回到部队，但始终心绪难平。有好几次他想给上校和侯爵夫人写信以平缓激荡的心境，但又突然接到前往那不勒斯递送公文的命

令。他不知道自己会被上峰派往康斯坦丁堡还是圣彼得堡，但更重要的是，如果心头的忧愁得不到排解，他将难以继续拥有生活下去的勇气。此番路经 M 市，他再也无法克制心底的冲动，于是向着自己最后的愿景迈进。简而言之，他亟愿与侯爵夫人结为连理，并怀着至真至诚之心，迫切请求二老能答应他的求婚。

上校听完他的话，沉思良久后说道，他对于这场求婚自然感到十分荣耀，但问题在于侯爵死后，夫人曾决意不再改嫁。不过鉴于伯爵如此诚心实意，加上伯爵对爱女有救命之恩，所以女儿的成命亦非不可收回。请伯爵给女儿一点时间，以从长计议。

F 伯爵听完后说道，上校先生的答复让他有种美梦成真的感觉，即使情况有变，也已大大满足了他的夙愿。不过，他仍想冒昧地提出这样的请求：鉴于当下形势紧迫（对此他目前无法细述），他亟望得到一个更为明确的答复。门外载他去那不勒斯的驿马已经整装完毕，他迫切希望这个家里有人能给他一点准信（说着他望向侯爵夫人），以免他的热望没能得到满足便要上路。

上校听完后，对 F 伯爵的急迫之情感到很难堪。他对伯爵说道，伯爵先生对爱女有救命之恩，这足以使他有权提出求婚的请求，然而这还不足以使侯爵夫人在终身大事上草率行事。所以，在女儿表态之前，请伯爵给她一定的时间来了解对方。上校接着邀请伯爵在完成任务后，来家中小住几日。届时，如果女儿与伯爵先生情投意合，做父亲的将很乐意促成这段姻缘。

F 伯爵涨红了脸说，在来时的路上他曾为自己设想这种结局，为此也非常苦闷。如今，他不得不接受上校的建议，事情发展至此，彼此进一步了解的确必要。不过，如果排除他一生中唯一一件不光彩的行为（此事只有他自己知道，并且正在努力加以弥补），那么他完全可以用人格来担保自己的真心。总之，他是一个诚实

的人，他请求上校一家能相信他是个可信的人。

上校真诚地微笑道，他相信伯爵先生所言非虚。他从未见过有哪个年轻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表现出这么多令人称羨的品格。他几乎能确定，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一家人的犹豫将会烟消云散，不过在他和自己家人，以及伯爵家人商讨婚事之前，他只能给出刚才的答复。

F伯爵立刻回说，家中双亲已歿，自己一直是孤家寡人。只有个舅舅是K将军，不过他担保舅舅会赞成这门婚事。同时，自己还拥有一笔可观的财产，并且打算今后就定居在意大利。

上校向他深鞠一躬说，他的想法已经陈述过了，请伯爵先将此事放下，等公差结束之后再议。F伯爵心绪不安起来，他停顿了一会儿，转身对上校夫人说，他将想尽办法回避这次的公务。鉴于总司令和舅舅K将军给他安排这次公差，是为了平复他愈后的忧伤情绪，所以他打算冒险向他们提出撤销任务的申请。

全家人听了伯爵的话都有点不知所措，F伯爵却摸了摸额头接着说，只要有可能让他一偿所愿，哪怕延迟一天或者几天行期都没问题。说着他依次打量了一下上校、侯爵夫人和夫人的母亲。上校苦恼地闭上了眼睛，缄口不语。上校夫人开口了：“尊敬的伯爵，您还是走吧，到那不勒斯去。等您回来的时候，再到我们家来体会重逢的快乐，至于婚事到时候再说吧。”

F伯爵坐了片刻不发一语，似乎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然后他站起身，把椅子推到一旁，双手扶着椅子靠墙而立，同时看着上校说，他此次前来造访并冒昧求婚，显然有些操之过急，既然大家坚持要进一步了解，那么他决意不去那不勒斯送信，而是把公文送回Z城司令部，再回到府上拜访，小住数周。上校正色道，虽然看得出伯爵对自己女儿一往情深，但如果因此导致伯爵遭受怠慢军

务的处分，他会感到内心不安；伯爵本人理应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理应去自己该去的地方。F伯爵听完面色大变，他庄重地向上校夫人行了吻手礼，并向其他人深鞠一躬后便离开了。

F伯爵走后，一家人茫然不知所措，感到莫名其妙。侯爵夫人的母亲惊讶地说道，她无法想象伯爵竟会在送信途中，仅仅因为路经M城，与一位素昧平生的女子相谈了不到五分钟，然后因为求婚未果就拒不完成送信的任务。身为林务官的儿子也附和道，F伯爵的这种鲁莽举动有违军纪，会受到监禁的处分！“此外还要开除军职，”上校接腔道，“尽管实际的情况未必如此之糟，”上校接着说，“伯爵应该是在战斗中受了刺激，心魂未定，在他最终决定莽撞行事之前，他肯定会醒悟过来的。”上校夫人听大家把伯爵拒不送信的后果说得如此严重，不禁开始担心伯爵会真的如此鲁莽。她觉得以伯爵的倔脾气和一根筋，很可能真就做出这种事来。她万分急迫地恳请儿子立即去追F伯爵，以免伯爵真的走上这条难以挽回的道路。她儿子回道，这么做可能适得其反，反而会使得伯爵坚定他原本的计划。侯爵夫人也同意哥哥的看法，她还认为不论去不去追侯爵，他都会把公文发回司令部的，因为他宁肯受罚，也不愿让自己的尊严扫地。

大家一致认为F伯爵的行为有违常理，都说这位伯爵似乎想用突袭战的策略来攻占女人的心。就在这时，上校突然发现F伯爵的车马仍停在他家门口，整装待发，他一边叫大家到窗前来，一边问仆人伯爵先生有没有离开。仆人答道，伯爵先生正在楼下的家仆房内，与助手一道写信、封装包裹。

上校讶异地听完后，强作镇定，同儿子一道飞奔下楼，看到侯爵正在一张简陋的书桌前处理事务。上校问道，伯爵要不要去他的书房处理公务，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F伯爵一边奋笔疾书，一

边回答道，他深表谢意，不过他已经快要写完了。说着，F伯爵一边封信封，一边问现在是几点了。然后把信件交给助手，并祝他一路顺风。

上校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当助手正要走出家门时，他急切地说道：“伯爵先生，假如您没有极其重大的理由的话——”“我这么做当然有重大的原因！”F伯爵打断上校的话，一边陪着自己的助手走向马车，并为助手打开车门。上校继续说道：“如果是我的话，我至少会把公文送到那不勒斯。”——“这不可能！”F伯爵一面把助手扶上马车，一面说道，“你的想法我之前确实也考虑过。但只要我不去那不勒斯，公文就如同一纸空文了。好了，走吧！”——“那令舅的信呢，先生？”助手从马车里探出头问道。“他们会到M市来见我的……”F伯爵回答道。助手喊了声“上路”，马车便向前驶去。

这时，F伯爵转过身来问上校能否为他安排一个房间。迷惑不解的上校回答道，他将立刻照办。并叫来仆人们把伯爵的行李取来，把伯爵引到专门的客房后，简单地同他道别离开了。F伯爵则换了身衣服，前去拜访当地的总督，此后便一直不见他的踪影，直到晚饭的时候才回到上校家中。

在此期间，上校一家处于极度的心神不定之中。上校的儿子说，F伯爵对上校问题的回答太过绝对，伯爵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似乎都是经过精心考虑和设计的。林务官儿子对这场十万火急的求婚感到不解。上校忿然说道，这件事完全超出了他的忍受范围，他不许家人再向他提及此事。而上校夫人则一直趴在窗台上向外看，她在等待伯爵的归来，看他是否为自己的鲁莽举动感到后悔，是否愿意为自己的过错进行弥补。天色渐沉，上校夫人终于坚持不住了，她走到女儿那里坐下，侯爵夫人正俯首忙于工作，似

乎是为了避开之前的谈话。趁着上校来回踱步的当儿，上校夫人问女儿觉得此事最终会作何结果。侯爵夫人小心翼翼地瞥了父亲一眼说，只要父亲能敦促 F 伯爵先生前往那不勒斯送信，那么一切都还有回旋的余地。——“去那不勒斯！”上校闻言大怒道，“难道要我把牧师请来规劝他吗？还是要我派人把他捆起来押解到那不勒斯？”——“我不是这个意思，”侯爵夫人说道，“我觉得对伯爵严辞告诫应该能起到作用。”说完她有点不快地又埋下了头。

傍晚的时候，F 伯爵终于回来了。上校一家满心希望能在一阵寒暄后便言归正传，继续讨论伯爵违抗军命一事，在一家人的合力下使伯爵收回成命。然而，整个晚膳期间，上校一家都没能找到合适的时机去开口，所有引向这一讨论的话题都被 F 伯爵小心回避，他转而同上校谈战争，跟林务官聊打猎。当他提及令他负伤的 P 城战役时，上校夫人便要他谈谈就医的情况，问他在 P 城这个穷乡僻壤过得如何，有没有什么生活上的不便。F 伯爵则回忆了一些在就医期间对侯爵夫人魂牵梦绕的趣事，讲他在疗伤期间恍恍惚惚地看到侯爵夫人就坐在他的床边，在伤口发炎导致的发烧中，他甚至恍惚之间在脑海里把侯爵夫人的形象与一只天鹅的形象混在一起。F 伯爵说，那只天鹅是他儿时在舅舅的庄园遇见过的，他甚至开始略显激动地回忆起自己曾将泥块掷向天鹅的故事，那只天鹅则无声地潜入水下又浮出水面，将身上的污泥清洗干净。它总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游来游去，就算他呼唤——“廷卡”——那只天鹅的名字，也无法把廷卡引到跟前，廷卡只喜欢挺胸昂首地在水面上游来游去。F 伯爵突然面色通红地说，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对这只天鹅的喜爱。说罢便低下头盯着面前的餐碟不再做声……

终于，晚膳用毕，到了该离席的时候。F 伯爵与上校夫人简短地寒暄了三言两语后，又向大家鞠了一躬，便回到自己的房间。留